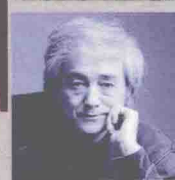


# 紫燕銜泥 眾口築居

## 中國新詩的“公共性”研究

向天淵 等著



沙漠是無邊的歎息  
沙漠是遼闊的乾旱  
沙漠是大地的死亡  
沙漠是絕望的地平線

而綠洲——  
綠洲是沙海的島嶼  
綠洲是生命的召喚  
綠洲是綠色的驚嘆號  
綠洲是水的懷念

在綠洲裏  
藍色的池沼  
沐浴著白雲  
青青的草地  
跳躍著野羊  
蔥鬱的灌木叢  
有鵲鴿的歌聲……

綠洲是寬慰的微笑  
綠洲是希望和信心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 紫燕銜泥 衆口築居

——中國新詩的“公共性”研究

向天淵等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紫燕銜泥 衆口築居：中國新詩的“公共性”研究 / 向天淵等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 民 104.03  
484 頁; 21 公分 (文史哲學集成; 670)  
ISBN 978-986-314-241-6 (平裝)

1 新詩 2. 詩評

820.9108

104000838

文史哲學集成 670

## 紫燕銜泥 衆口築居

—中國新詩的“公共性”研究

著者：向天淵等著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http://www.lapen.com.tw>

e-mail: [lapen@ms74.hinet.net](mailto:lapen@ms74.hinet.net)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六二〇元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2015)三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86-314-241-6

00670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資助

“中國新詩的‘公共性’問題研究”

(13XJA751007) 結項成果

# 紫燕銜泥 衆口築居

## ——中國新詩的“公共性”研究

### 目次

詩的公共性（代序）	呂進	3
緒論：新詩“公共性”問題的學理背景		7
第一章 詩人篇		19
第一節 徐志摩詩歌的情愛體驗與道德關懷		19
第二節 聞一多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29
第三節 朱湘詩歌的人生關照與社會情懷		38
第四節 臧克家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49
第五節 艾青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58
第六節 何其芳詩歌的“公共性”轉向		80
第七節 穆旦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89
第八節 食指詩歌的精神內涵及其影響		100
第九節 顧城詩歌中“無我”的形式		110
第十節 芒克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125
第二章 流派篇		138
第一節 創造社詩人的生命體驗與革命情懷		138
第二節 新月詩派的平民意識		154
第三節 左翼詩歌抒情主體的交替與變更		165
第四節 七月詩派的“國族想像”		176

第五節	九葉詩派的審美訴求與社會批判	193
第六節	新民歌“公眾性”的凸顯與“公共性”的缺失	204
第七節	朦朧詩派的懺悔意識	217
第八節	第三代詩歌的“個人性”與“公共性”	228
第九節	“知識份子寫作”批判精神的流失與培育	240
第十節	“新紅顏寫作”的精神特質	256
<b>第三章</b>	<b>現象篇</b>	<b>271</b>
第一節	網路詩歌，拿什麼來拯救你？	271
第二節	網路詩歌與公民意識的培養	278
第三節	草根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292
第四節	“草根性”詩歌的“民間”價值取向	303
第五節	打工詩歌的空間表徵與精神形態	316
第六節	新世紀詩歌的小資趣味	329
第七節	口語詩的“情色書寫”批判	343
第八節	“聖言痞說”與“新詩革命”	356
第九節	新詩世俗化的汙名與誤區	367
第十節	重建詩歌精神生態學	380
<b>第四章</b>	<b>比較篇</b>	<b>392</b>
第一節	郭沫若與惠特曼詩歌“公共性”之比較	392
第二節	郭小川與馬雅可夫斯基詩歌“公共性”之比較	404
第三節	海子與荷爾德林抒情精神與風格的比較	418
第四節	中美自白詩派私密話語比較研究	440
<b>結語</b>	<b>：重建新詩“公共性”</b>	<b>453</b>
<b>參考文獻</b>		<b>465</b>
<b>後記</b>		<b>481</b>

# 紫燕銜泥 衆口築居

## ——中國新詩的“公共性”研究

### 目次

詩的公共性（代序）	呂進	3
緒論：新詩“公共性”問題的學理背景		7
第一章 詩人篇		19
第一節 徐志摩詩歌的情愛體驗與道德關懷		19
第二節 聞一多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29
第三節 朱湘詩歌的人生關照與社會情懷		38
第四節 臧克家詩歌的“公共性”與“私人性”		49
第五節 艾青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58
第六節 何其芳詩歌的“公共性”轉向		80
第七節 穆旦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89
第八節 食指詩歌的精神內涵及其影響		100
第九節 顧城詩歌中“無我”的形式		110
第十節 芒克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125
第二章 流派篇		138
第一節 創造社詩人的生命體驗與革命情懷		138
第二節 新月詩派的平民意識		154
第三節 左翼詩歌抒情主體的交替與變更		165
第四節 七月詩派的“國族想像”		176

第五節	九葉詩派的審美訴求與社會批判	193
第六節	新民歌“公眾性”的凸顯與“公共性”的缺失	204
第七節	朦朧詩派的懺悔意識	217
第八節	第三代詩歌的“個人性”與“公共性”	228
第九節	“知識份子寫作”批判精神的流失與培育	240
第十節	“新紅顏寫作”的精神特質	256
<b>第三章</b>	<b>現象篇</b>	<b>271</b>
第一節	網路詩歌，拿什麼來拯救你？	271
第二節	網路詩歌與公民意識的培養	278
第三節	草根詩歌的“公共性”與“個人性”	292
第四節	“草根性”詩歌的“民間”價值取向	303
第五節	打工詩歌的空間表徵與精神形態	316
第六節	新世紀詩歌的小資趣味	329
第七節	口語詩的“情色書寫”批判	343
第八節	“聖言痞說”與“新詩革命”	356
第九節	新詩世俗化的汙名與誤區	367
第十節	重建詩歌精神生態學	380
<b>第四章</b>	<b>比較篇</b>	<b>392</b>
第一節	郭沫若與惠特曼詩歌“公共性”之比較	392
第二節	郭小川與馬雅可夫斯基詩歌“公共性”之比較	404
第三節	海子與荷爾德林抒情精神與風格的比較	418
第四節	中美自白詩派私密話語比較研究	440
<b>結語</b>	<b>：重建新詩“公共性”</b>	<b>453</b>
<b>參考文獻</b>		<b>465</b>
<b>後記</b>		<b>481</b>



## 詩的公共性（代序）

呂 進

新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經創造過自己的輝煌。三個詩群同步活躍：艾青和穆旦這樣的“歸來者”，北島和舒婷這樣的朦朧詩人，雷抒雁和傅天琳這樣的“新來者”，再加上詩群之外的臧克家、李瑛這樣的資深詩人，演出了多音部的合唱。那是令人懷念的詩的時代，詩引發全社會強烈的共鳴。九十年代以後，詩歌的“個人化”傾向漸成潮流：抒寫自己身世，專注私人情感，吟唱狹小空間，於是詩歌與受眾拉開距離，放棄公共性的審美追求，逐漸退出公眾視野，自己將自己邊緣化了。

詩一經公開發表，就成了社會產品，也就具有了社會性。所以公共性是詩在社會的生存理由，也是詩的生命底線。其實，從詩歌發生學來講，從誕生起詩就具有公共性這一特質。甲骨文裏是沒有“詩”字的，只有“寺”字。宋人王安石解剖“詩”字說：“詩，寺人之言”。寺人就是上古祭祀的司儀。《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天，祭地，祭祖，求福消災的祭詞，當然是“人人所欲言”，具有很高的公共性。中國古代的祭祀經殷周、秦、魏晉有新的變化發展，但具有嚴肅性、崇高性、音樂性的祭詞的代言性質始終沒有變化，這是中國詩歌與生俱來的遺傳。

從詩歌傳統來講，公共性是中國詩歌的民族標誌。對於詩歌，沒有新變，就意味著式微。但是如果細心考察，就不難發現，在一個民族詩歌的新變中，總會有一些有別於他民族的恒定的藝術元素，這就是民族傳統，這是詩歌“變”中之“常”。循此，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傳統詩歌——發現古代作品對現代藝術的啟示；可以更準確地把握現代詩歌——領會現代詩篇的藝術淵源；可以更智慧地預測未來——在變化與恒定的互動中詩的大體走向。中國是詩國，正是幾千年的優秀傳統推動了中國詩歌的流變與繁榮。李白《把酒問月》有“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優秀傳統就是“今月”。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的首要表現就是充當代言人。詩無非表達兩種關懷：生命關懷與社會關懷，兩種關懷就是兩種代言。

許多書寫生命關懷的篇章，從詩人此時真切的人生體驗出發，說破千百萬人彼時的類似心情。徐志摩的詩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寫出一般人作別故地時共有的又瀟灑又纏綿的情緒；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是許多同時代人在心靈寧靜時的明朗感受；舒婷的名篇《神女峰》唱出了眾多女性反叛舊習俗的勇氣和大膽追求愛情追求幸福的心態：“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詩人情動而辭發，受眾讀詩而入情。詩人的體驗唱出了、集中了、提高了許許多多人的所感所悟所思，審美地說出人們未曾說出的體驗，能言人之未言，易言人之難言，自會從詩人的內心走向受眾的內心，自是親切，自會傳誦久遠。

書寫社會關懷是中國詩歌的顯著特徵，千百年來以家國為本位的優秀篇章數不勝數，歷來被認為是上品，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所謂“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

詩”。“海天愁思正茫茫”是歷代中國優秀詩人的共性。即使對個人命運的淺吟低唱，也常常是和對國家興衰的關注連在一起的。只是，這“關注”的通道是詩的，而不是非詩的。新時期開始的時候，許多曾經的“受難者”從各個地方、各個領域“歸來”了，“歸來者”詩人高平的詩句“冬天對不起我/我要對得起春天”說出了所有“歸來者”的心緒：拋開昨天，走向明天。而朦朧詩人顧城的詩《一代人》只有兩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和高平有異曲同工之妙。詩人艾青在抗戰中有名句“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種愛國情愫穿過時空，一直到今天也被人們傳誦。

詩是藝術，藝術來自生活又必定高出原生態生活。常人是寫不出詩的。只要真正進入寫詩狀態，那麼，在寫詩的時候，常人一定是一個詩人——在那個狀態下，他洗掉了自己作為常人的俗氣與牽掛，從非個人化路徑進入詩的世界。非個人化就是常人感情向詩人感情的轉變，原生態感情向藝術感情的提升，沒有這種轉變和提升，就沒有詩。詩的顯著特徵是“無名性”。歌唱著的詩人和歌唱者本人既有聯繫，更有區別。既是詩人，就應當不只是充當自己靈魂的保姆，更不能只是一個自戀者。這種“無名性”使得詩所傳達的詩美體驗獲得高度的普視性，為讀者從詩中找到自己、瞭解自己、豐富自己、提高自己的廣泛可能。原生態的感情不可能成為詩的對象。讀者創造詩，詩也創造讀者。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這篇文章裏，宣導詩表現“意義重大的感情”，艾略特還說：“這種感情的生命是在詩中，不是在詩人的歷史中”，“藝術家越是完美，那麼在他身上，感受的個人和創造的心靈越是完全的分開”。我們可以從公共性去理解艾略特的話。僅僅對一個人有價值的東西對於社會、對於時代不一定有重大意

義。越是優秀的詩人，他的詩的普視性就越高。

當然，在情感內容上的高度非個人化的詩又必須在表達上尋覓高度的個人化。真正的詩人不可複製。表達技法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大海，摒棄公共的規條：“國無法則國亂，詩有法則詩亡”，“無法之法，乃為至法”。千變萬化的技法表現著普視的情感內容，這就是古往今來的優秀詩篇的共同品質。

（本文原載《重慶晚報》2013年10月23日）

# 緒論：新詩“公共性”問題的學理背景

## 一、新詩“公共性”命題的提出

作為詩學命題，新詩“公共性”的明確提出，至今不過四年左右的時間，可謂一個嶄新的學術話題。其誕生的直接契機是2008年出現的汶川地震、南方雪災等嚴重自然災害以及西藏衝突、奧運風波、金融危機等重大社會事件。圍繞這些突發性的災難與事件，詩人們創作出大量既不同於1980年代排拒主流意識、也不同於1990年代個人化乃至於極端個人化、更不同於世紀交替之際消費至上且娛樂至死的詩歌作品，讓廣大讀者強烈感受到久違了的詩歌與人民、社會、民族、國家之間的密切關聯。理論界自然也捕捉到這種趨勢。就在隨後不久的2009年4月，一批學者、詩評家彙聚首都師範大學，圍繞“詩歌與社會”這一主題，針對“5.12”地震詩潮、打工詩歌和底層寫作等現象，就詩歌的公共性與自主性、詩歌的社會功能、詩歌如何面對重大社會問題、當下詩人如何自我定位等諸多議題進行廣泛討論，並於會後發表網路版《“詩歌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產生了一定的反響。其中，趙薇《九十年代以來的新詩寫作與公共性：對“地震詩潮”的再思考》、羅小鳳《公共話語與個人話語的多重互嵌：從“地

震詩潮”看當下詩歌的社會功能變向》等論文從多個方面探討了新詩的公共性問題。此外，《人民文學》雜誌社從 2009 年 9 月起連續三年舉辦了三屆“詩與公共生活論壇”，與會詩人、學者結合當前詩歌現象，從詩人自身、新詩文體、題材取向以及受眾素養、傳播方式等多個方面入手，探討詩歌與公共生活的多重關係，呼籲詩歌有效地介入公眾生活。

與此同時或稍後，還有其他學者闡述此一論題，如呂進在《新詩詩體的雙極發展》、《自由詩要守住中國詩之為中國詩的“常”》等論文中，都明確提出“新詩需要在個人性與公共性、自由性與規範性、大眾化與小眾化中找到平衡，在這平衡上尋求‘立’的空間。”<sup>1</sup>又比如，孟繁華在《文學該怎樣進入公共論域：關於底層寫作》一文中也強調說：“文學的社會性和文學性不應也不會構成矛盾關係。所有的經典文學如果沒有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它的經典性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又如何能夠進入公共論域呢？如果僅僅潛心于‘純文學’，文學就只能在小圈子裏流傳和欣賞。”<sup>2</sup>還有趙勇的《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一文，對 1990 年代以來文學公共領域一蹶不振、作家放棄知識份子角色而退守自我、私語化的文學開始流行等現象及原因進行了描述與分析，並頗為悲觀地指出：“在當下的現實語境中，文學公共性一旦消失，對它的重建將十分困難。這不僅是因為文學遠離現實之後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穿透生活、闡釋世界的能力，而且也因為文學知識份子在許多方面已不再具有發言權……所有這些，都

1 呂進：《新詩詩體的雙極發展》，《西南大學學報》，2012 年第 1 期。

2 孟繁華：《文學該怎樣進入公共論域：關於底層寫作》，《深圳特區報》，2010 年 8 月 23 日。

意味著當今的文學與文學活動已失去了生成公共性的基礎。”<sup>3</sup>該文發表於 2009 年初，作者所看重並深感欣慰的是 1980 年代文學公共領域的“活躍”和文學公共性的“瘋長”，沒有也許還未來得及關注地震詩潮、底層詩歌等引起公眾強烈反響從而具有明顯“公共性”特徵的創作現象，但其對文學公共性消失的焦慮卻並非杞人憂天，仍值得我們予以高度重視。或許，新詩“公共性”問題的提出能夠成為重建“文學公共性”的一個良好契機，並非像趙勇所說，只能到文學之外的經濟、法律、歷史、哲學、社會學、傳播學乃至於科學界去尋求重建的基礎。

## 二、麥克裏希、艾略特、朱自清的相關闡釋

就在新詩“公共性”話題浮出水面並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之時，我們轉而發現，早在 1940 年 4 月，朱自清就翻譯了美國學者阿奇保德·麥克裏希的文章《詩與公眾世界》（1939）。按照麥克裏希的說法，“三十年前，公眾世界是公眾世界，私有世界是私有世界，這是真的；三十年前，詩就性質而論，與公眾世界絕少交涉，也是真的。但到了今天，這兩種情形並不因此還靠得住。……和我們同在的公眾世界已經‘變成’私有世界了，私有世界已經變成公眾的了。”<sup>4</sup>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需要解釋的事實，不是只有少數現代詩人曾經試過，將我們時代的政治經驗安排成詩，而是作為這種努力的現代詩人沒有一個成功的——沒有一個現代詩人曾經將我們這一代人對於政治世界的經驗，用詩

3 趙勇：《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文藝研究》，2009 年第 1 期。

4 [美]阿奇保德·麥克裏希：《詩與公眾世界》，朱自清譯，《朱自清全集》（第 2 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15-416 頁。

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說法表現給我們看。”<sup>5</sup>顯然，麥克裏希轉彎抹角地提出了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那就是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私人世界”與“公共世界”之間已經不能截然劃分出一條明晰的界限，而如何通過“詩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說法”去表現一代人對於政治世界，也即所謂“公共世界”的經驗，是現代詩人面臨的巨大挑戰，即使是像“葉慈”（Yeats，又譯為葉芝）這樣偉大的現代詩人，在麥克裏希看來，“也不曾將現代的政治世界經驗‘當作’經驗表現”。<sup>6</sup>七十多年過去了，麥克裏希提出的問題至少在中國新詩創作中仍未獲得恰如其分的解決。

我們知道，朱自清並不擅長翻譯，該文是他僅有的幾篇譯作之一，被作為唯一的附錄放在《新詩雜話》（1947）的最後。就在這部被作者自稱是“愛不釋手”、“敝帚自珍”的詩論著作裏邊，我們看到朱自清寫於1941至1943年之間的幾篇文章，如《抗戰與詩》、《詩與建國》、《愛國詩》、《北平詩》、《詩的趨勢》、《真詩》等，在內容上都與麥克裏希的文章存在明顯的關聯。比如就在《抗戰與詩》（1941）一文中，朱自清評價艾青的《火把》時說：“這篇詩描寫火把遊行，正是大眾的力量的表現，而以戀愛的故事結尾，在結構上也許欠勻稱些。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眾化一個傾向，而又不至於公式化，卻是值得特別注意的。”<sup>7</sup>這種“私生活的公眾化”的發現與提出，與上述麥克裏希所謂“公共世界”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說法”，從兩個正相反對的維度揭示了詩歌公共性與私人性之間的辯證關係，形成相反相成

---

5 同上，第417頁。

6 同上，第417頁。

7 朱自清：《抗戰與詩》，《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頁。



的呼應與共構。在《詩的趨勢》中，他更是多次大段引用《詩與公共世界》之中的文字，並就麥克裏希提出的“負責任的，擔風險的語言”、“真詩”等問題展開論述，而且還敏銳地指出：“我國抗戰以來的詩，似乎側重‘群眾的心’而忽略了‘個人的心’，不免有過分散文化的地方。”<sup>8</sup>這些認識同麥克裏希的論述一樣，已經充分地涉及到今天我們仍需予以深度辨析的詩歌“公共性”與“個人性”之關係問題。

除此之外，我們還得提及 T·S·艾略特。作為世界級的詩人與詩歌理論家，他的聲名與作品由茅盾於 1923 年 8 月引入我國，經過吳宓、葉公超以及趙蘿蕤、王佐良、袁可嘉、周煦良、曹葆華等學者、詩人的譯介，到 1940 年代末期已經變得眾人皆知，而他對新月派、現代派、九葉詩派的詩歌創作及詩學理論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也早已成為學界的共識。這裏要談到的是《詩的社會功能》一文，該文最遲也在 1940 年代的中後期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sup>9</sup>艾略特在文中明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詩人是否用他的詩來宣揚或者攻擊某個社會觀念這無關緊要。假如詩人所反映的恰好是他那個時候大眾所持的觀念，那麼拙劣的詩也可能會風靡一時，但是真正的詩不僅經受得住公眾意見的改變，而且經受得住人們完全失去對詩人本人所熱烈關注的問題的興趣。”<sup>10</sup>這種有關詩人與時代觀念及公眾意見之關係、“真正的詩”應該具備超越公眾興趣之品質的論述，都是極為深刻與辯證的認識，對中國新詩的啟迪是毋庸置疑的。當然，艾略特的詩學觀點比較複雜甚

---

8 朱自清：《詩的趨勢》，《朱自清全集》第 2 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70 頁。

9 參見張松建《艾略特與中國》，《外語與翻譯》，2002 年第 3 期。

10 王恩衷編譯《艾略特詩學文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版，第 240 頁。